

# 包容式教育理念 与劳动崇尚的完美结合

——谈杨红樱新作《淘气包马小跳：光荣绽放》

□ 黄晨旭

《淘气包马小跳：光荣绽放》(以下简称《光荣绽放》)是杨红樱“淘气包马小跳”系列第30部作品,是杨红樱2023年推出的新作。

在该作品中,杨红樱坚持了个人“儿童本位”“育人为宗旨的理想写作”等原则,延续了马小跳、安琪儿、马天笑等经典形象的既往特点,在读者熟悉的人物及环境中,通过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交织构建新故事,深化了开放、包容的教育理念,让马小跳再一次“光荣绽放”。

## 情节推动： 性格与视角的鲜明对比

《光荣绽放》讲述了一位名为高歌的高学历人才到马小跳所在班级担任“劳动课”教师的故事,贯穿了马小跳和小伙伴们的学做饭、做菜、制作栅栏等一系列小故事。

初读梗概,会感觉故事本体似乎缺少激烈的矛盾、冲突,不太满足写为小说的先天条件。把控好情节的推动,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已然是个难点。杨红樱在小说里彰显出一位资深作家游刃有余的把控能力,其情节推动,主要依靠性格与视角的鲜明对比完成。

例如,第四章马小跳当选劳动课代表之后,作者利用学霸丁文涛、安琪儿、安琪儿妈妈以及马小跳父母五人截然不同的视角,在紧凑的情节发展中,尖锐地对比了他们对于马小跳当选的不同态度,有安琪儿的兴高采烈,也有丁文涛漠不关心,还有安琪儿妈妈的嗤之以鼻,勾勒出极具特色的人物性格,有很强的代入感,引导孩子对教育现状进行初步思考,又自然地输入了“劳动最光荣”的深刻理念。

又如第七章,作者极力渲染了马小跳妈妈对于孩子学会煮饭的喜悦,第八章即表现安琪儿妈妈拒绝让孩子学习劳动的强硬态度,巨大反差给人一种持续强烈的阅读兴趣。还有同一家庭之中的对比。如第十九章,当安琪儿决定为自己的父母亲手织围巾时,父亲饱含真切的感动,母亲则是一贯的排斥,再辅以安琪儿的个人视角叙述,足以让人热泪盈眶。

作品贯穿了校内校外的人物对比、不同家庭的人物对比、同一家庭的人物对比,自然而不凌乱地融和了各方视角,使人越读越有爱不释手之感。

## 语言叙述： 理想与现实的合理游离

在语言叙述上,《光荣绽放》延续了马小跳系列作品的一贯风格:理想与现实的合理游离。

这部小说的现实书写,在于作者直面中小学教育的缺失之处。主要分两个方面:一是既往的关注点,即应试教育背景下,催生了“功利型”家长,不少家长为孩子树立一切为了分数的错误价值观,许多孩子也在盲目的追逐中错失了想象力、创造力的培养契机;二是新关注、着重关注的点,即劳动教育的缺失,已导致部分学生和家長对劳动及劳动教育持漠视态度,不利于孩子的综合发展和健全人格培养。

理想化书写,主要表现于人物设置和结局安排。人物设置上,杨红樱塑造的劳动课老师为名牌大学博士生,学生的家长、长辈中,有获得“三八红旗手”的企业家巧姑奶奶,以及唐董事长、杜董事长、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张达等,当然还有得过世界金奖的马小跳爸爸,这些人物同时出现在一个班级,趋于理想。结局安排上,同学们在劳动课上收获颇多,并在学校举办的劳动成果展览上“光荣绽放”,对比当下现状,也略显理想。

一方面,杨红樱直面教育痛点,予以少儿读者的启迪和家長反思,又通过陈述劳动教育缺失,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劳动教育;另一方面,杨红樱通过理想化书写,描绘了一幅理想的劳动教育场景。

简言之,作品的叙事将理想深扎于现实土壤,将现实进行了理想塑造,在二者的合理的游离中既针砭了不佳现实,又抒发了纯美理想。

## 知识灌溉： 多元与多面的综合交织

作品在讲述故事的同时,也在各个细节中为小读者引入了多元与多面的知识,不同的知识面具有不同启发意义。

一是劳动技术细节。在本书不长的篇幅中,情节已涉及淘米煮饭、制作锅巴、烹饪八宝饭、煮长寿面、煮荷包蛋、织布、裁衣、换被套、叠衣服、木工、漆工、种菜、挖竹笋、非遗竹编、饲养家畜、织围巾等十多种劳动,甚至还有极富地域特色的回锅肉制作。这些劳动有的具有极强的专业性,有的则与小学生的生活息息相关。其中半数以上,作者都做了细腻的细节描写,能够给予小读者自然的劳动引导,尤其是拉近城镇儿童与劳动的心灵距离。

二是劳动奖项知识,如“三八红旗手”“五一劳动奖章”。作者不仅大量渲染了获奖者热爱劳动的初心,而且还特别用心地作了奖项的普及。在作品的最后,老师为班级里的劳动小能手也颁发了五一劳动奖章。普及奖项知识,实际是作者输入“劳动最光荣”理念的重要一环。

三是劳动相关的诗歌、历史与音乐文化。如古诗《悯农》、歌曲《劳动最光荣》、鲁班的人物介绍和“班门弄斧”的典故。以上元素在作品中出现时,往往是以一种回忆的形式出现,如全班同学脱口而出背诵《悯农》、家长教唱儿时歌曲《劳动最光荣》等,作者的描写角度和叙述口吻,深藏着她的良苦用心:作者实际在为孩子和家長灌输一种信息——我们的教育之中,有可以挖掘的深厚的劳动教育传统与土壤。

## 教育理念： 开放与包容的不断深化

杨红樱曾多次说过:马小跳是他的理想,是一个真正的孩子。

“淘气包马小跳”系列问世以来,曾以惊人的销量轰动出版界。杨红樱的作品获得成功,极其关键的密码,就是她在作品中一以贯之地试图洗涤单一化培养、唯分数论、成功论等诸多狭隘教育理念,引起了孩子发自肺腑的情感共鸣。从这个角度上讲,杨红樱的作品有着难以比拟的教育贡献。

在新作《光荣绽放》中,她再次深化了开放与包容的教育理念。文中,劳动课老师心仪的劳动课代表,要同时具备领导能力、合作能力、策划能力、快乐能力,当选的是马小跳,而非“学霸”。马小跳也通过实际行动,和同学们在劳动课上大放光彩。

“劳动最光荣”“劳动是人的本质”都是作者在该作品中特别强调的要点,在马小跳身上,我们看到了创造力、劳动精神赋予孩子别样的蓬勃生机,也感受到他领导的散发魅力、合作的共情能力、策划的远瞻魅力、快乐的自信魅力,这种洋溢、阳光、幸福的精神,如同清晨的旭日一般暖人心扉,“真正的孩子”在这种精神的熔铸下,显得更加完美和充实。

换言之,在杨红樱以往作品中,“真正的孩子”虽然已经打破了“应试教育”“唯分数论”的束缚,但《光荣绽放》中的形象,又对教育痼疾展开了更深的治愈,“真正的孩子”的理念,变得更为清晰和震撼。

概括而言,从本体角度切入,《光荣绽放》故事精妙、想象合理,能够激发小读者一以贯之的阅读兴趣;从教育意义角度切入,《光荣绽放》生动的劳动故事,能引导孩子们感悟生活、感悟快乐、体味劳动、感知共情;从杨红樱创作发展的角度切入,《光荣绽放》沁入了杨红樱“人格教育”的精髓,在劳动精神、领导能力、合作能力、策划能力、快乐能力等的融入中,她的马小跳(或曰“真正的孩子”)形象几近臻于至善,得到了既往作品未有的升华。

诗人雨田的散文集《大地的时光之痕》辑录了许多都是诗人近年来发表于报刊上的散文随笔。这些散文随笔不是为写而写,是雨田为汉语新诗而与世界、诗友、诗歌和自我展开的全方位对话,是对当代汉语新诗创作理论的自觉意识最真实的记录,展示了雨田几十年来有关汉语新诗创作实践的探索与反思,见证了当代汉语新诗三十年来出现的急剧变化。

雨田是一位深耕细作,具有独立风格的代表性诗人,他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进入诗坛,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亲身经历了新中国汉语新诗几个具有明显分野、波谲云诡的时期。从诗歌创作的成就来说,雨田的诗歌是为数不多能够经受得住时间考验的诗人,堪称当代诗坛的常青树。他的散文集《大地的时光之痕》还原了半个世纪的诗歌现场。

这本书中有一组非常引人瞩目的文章。《精神的明灯》抒写的是诗人参加江油诗人的诗歌研讨活动经过,从诗歌写作地理空间延伸向诗歌写作传统、诗人的社团活动、诗人群体互动和广阔的诗歌精神。《精神贵族的梦幻与毁灭》以日记的方式酣畅淋漓地抒写了一个诗人最深邃、最丰富、最活跃的内心世界。从写作时间看,应该是诗人青年时期一段关于诗歌创作的内心独白,如果这也是一种对话,那是诗人与自我的对话,炽烈如火,狂放不羁,天马行空,诗人的精神活动与语言完全融合在一起。《精神帝国的守望》肯定了青年诗人山禾的创作态度和方向,称其“是精神帝国的守望者”“他不像我把诗歌视为生命,但他是用他自己的真情实感在喂养着他极为丰富的精神生活,同时也在净化他的人生”。《精神帝国的王子》以“精神帝国的王子”的美称来肯定诗友程永宏在汉语新诗创作方面取得的成绩,雨田以程永宏的诗歌为例,具体地诠释了这个美称的内涵,“他的诗除有一种精致的形式外,还有一种诗化哲学的表达”。

《生命与精神中的诗句》是雨田为诗人白鹤林诗集《四个短途旅行》所作的序言,白鹤林的人生经历和个人对诗歌的追求与诗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雨田说,“我认为我和白鹤林的谈话实际上是一种精神上的相互浸透。他写出来的诗歌,我几乎都读过,从他的许多诗行里,我感到他是一个以生命感知为创作原动力的诗人。随着他的年龄和生活阅历的增长,白鹤林的诗歌写作渐渐进入了生命意义的境界,从文化背景上讲更具有深厚的现实意义和艺术生命的价值。”

在这本书中,还有另一组文章也是非常引人瞩目,《作为诗歌的生命》从创作主体的角度表述了他对汉语新诗的品质优劣的判断标准,这种判断标准不来源于书本和文艺评论家,而是来源于作者对亲身经历的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汉语新诗潮的反思,其中既有他个人的创作经验,也有他对同时期的诗人作品的观察和体会。《诗之生命与诗的价值》认为,“诗是对自我生命价值或自我精神价值的拔高,又是对人生的许多痛苦的无可奈何。诗是诗人更集中更外在的表现,是诗人的精神延伸和人格扩张。因此,我认为诗不仅仅是诗人的表现方法和手段,应该是诗人生命的主要部分”。《处于生命的过程之中》则是雨田对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汉语新诗快速发展的蓬勃兴盛时期的亲身体验和个性化总结,也是从创作者的角度出发,对汉语新诗在发展过程中遭遇到的曲折而痛苦的经验性的反思。《诗之生命》一文探讨了好的汉语诗歌的生命不仅与诗人的生命契合,而且还

# 汉语诗学场域下的诗人散文

——评雨田散文集《大地的时光之痕》

□ 彭成刚

必须与客观世界契合。雨田认为,汉语新诗与诗人生命、诗人的生命与客观世界三者之间存在着真实的反射与互映的关系。

《骚动的巴蜀现代诗群》《四川诗人》两篇文章展现了诗人雨田面对当代汉语新诗的海纳百川、博观约取的气质。全面地概述了20世纪80年代诗歌社团上万、流派林立、口号横飞的高潮涌动时代中的诗歌地理现象,即地处内陆的巴蜀现代诗群的产生、定义和流派主张。尽管诗人所创建的净地诗社也是当时一个重要的流派,但雨田并没有厚此薄彼,党同伐异,抬高自己,而是客观地分析了各流派的特点和影响。雨田的这种态度体现的正是—一个汉语新诗坚守者对汉语新诗的探索和反思情怀,作为80年代巴蜀诗歌群体运动的亲历者和当事人,雨田理性地认识到“巴蜀现代诗歌是处在一种骚动不安的状态之中,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诗的传统和诗的变革创新的进一步思索”。

《无言的城市》是一篇叙写诗人日常生活的随笔,文章从日常生活的体验延伸到诗歌写作的缘起,从日常生活视角延伸到诗歌审美视角,从城市发展变迁延伸到历史变迁,从历史变迁延伸到文化观念的变迁,揭示了诗人不同于一般人的,对于日常生活感知方式,那就是诗人从未停留于事物的表面、满足于日常生活经验,总是有一种精神上的超越。《沈家村的诗意》是诗人的另一篇叙写诗人日常生活的随笔,诗人把居住环境和生活日常的诗意定义为文化的勃兴和文学生活的兴盛,诗意的本质是社会的文化品质。

总而言之,雨田的散文有着鲜明的诗人气质,在结构上大开大合,看似天马行空,实则精致巧妙,他总是能够选择最能凝聚叙事结构的细节、最能引发灵感的事物来组织材料,尤为重要的是,他从不掩饰自己的诗人身份,从散文视角和行文风格而论,他的散文是名副其实的诗人散文,对研究他的诗歌创作理论和作品,对审视当代汉语新诗创作变化和由此引发的争论,具有互文性的作用。

诗人雨田的新诗创作成就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可,他的这本散文集《大地的时光之痕》,呈现了他对当代汉语诗歌创作的主张、方向、实践活动、经验、成果的认识和总结,对当代汉语新诗诗学的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文献价值,值得我们重视。作为诗人散文,《大地的时光之痕》不仅可以给读者体验到诗人对自我和世界的独特寥廓的审美视角,追溯诗人几十年来的诗歌创作史,还能够让读者追随诗人的行迹广览中国当代诗坛众多的创作流派和诗人,抵达中国当代诗歌话语的内核,洞悉中国当代诗歌发展和流变的脉络。